

凤凰文学丛书 安树一主编

媳

妇

XIFU

● 若水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定版编部目(CIP)目册编文许国

2.8093. 并编出艺文众大·京北一·著本著(媳妇)

(编注·研交·社丛学文朋风)

ISBN 958-7-80

媳 妇

J. 媳一 II. 吾. 中. 小. 中. 国. 媳. 妇. 媳. 妇. 媳. 妇.

1547.2

号图版本图社版 CIP 数准准(2008)第 161238 号

若 水 著

风朋学文丛·媳 著 并

水 著 著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号图版本图社版 CIP 数准准(2008)第 161238 号

址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本 开 880x1330毫米 1/32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媳 著 媳. 妇. 媳. 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媳妇/若水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5

(凤凰文学丛书/安树一主编)

ISBN 978-7-80240-196-9

I. 媳… II. 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1338 号

善 本 善

- 书 名 凤凰文学丛书·媳妇
著 者 若 水
策划编辑 范 钧
责任编辑 范 钧
装帧设计 方 舟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总 印 张 76.625
总 字 数 2058 千
印 数 1000 套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 元(全8册)

这是一个六间房的大院，有三间正房，三间倒座。院子中有一棵老柿子树，光秃秃地挺着它所有的枝枝干干，向着蓝天。在它的旁边，靠墙的一面，有一个狗窝，这条拴着的大狗有着黝黑的毛色，看样子是条狼狗串儿，此时，未吃饱似的舔的狗盆叮当直响。与狗窝相对的另一面，依次是猪圈（猪圈里有几头嗷嗷吃食的肥猪）、柴棚、厕所和煤棚，整个院子拾掇得井井有条。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正房的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窗户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原来，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洞房花烛之夜，新媳妇刘如柔看着那崭新的家具，看着壁镜里映出的那个淡黄、美丽的大吊灯，看着它发出的耀眼的光芒把天花板点缀得斑斑驳驳，那双美丽的眸子里突然滑落了两滴大大的“晶莹”，滴在了那崭新的丝绸被面上。过了好久，扭头看一看身边酣声匀称的他，她的泪又泉涌一般。

原来，前几天，她的丈夫王硕和她的家人商量来几辆车，大家一合计：如果不拉电器的空箱子（家用电器刚买来时就放在了王硕家），五辆车就够了。而她的母亲说拉空箱子，也就是走走形式，就不用拉了。于是，决定了来五辆车。但结婚这天，却来了六辆车。打扮得俏丽夺目的她便有些闷闷不乐，与那阴历十一月二十九难得的晴朗的天很不相宜。尤其是见到司机们一进来便蜂拥着伸手要红包，而因少准备了一个红包，父母有些尴尬，她的心便更加愤愤难平。但转念一想，今天毕竟是自己结婚的日子，于是，她强作欢颜。到了晚上，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挤在屋里看结婚录像时，她突然看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从一辆贴着大红喜字的车上往下搬空箱子，想起母亲说过不拉空箱子的话，她突然控制不住了自己，把英俊潇洒的他叫到屋外，质问他。

王硕说：“我奶说没有去单儿的。”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商量?”

“和你们商量不中嘛。”

“那你也没说来五辆车不可以呀?”

见她还在据理力争,又见亲朋好友正透过窗户看着他俩,小硕觉得很没面子,不由得把她拽到了倒座里,异常气愤地说:“你是成心找别扭吧?”

本来脾气就十分暴躁的他举起了巴掌,嚷:“我不想打你呀!”她自然也不甘示弱,向前走两步,说:“给你打!”王硕的母亲白桂兰,一个长得有些丑陋,面色苍老的女人听了事情的原委,本来就不苟言笑的脸上更阴沉了,阴沉得甚至可以挤出水来。她气呼呼地下了炕,说:“是你奶让去六辆车的,我找你奶去!”

王硕的奶奶杨秀琴,虽说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身板硬朗得很,就连头发也没有白几根。她说:“我还不是为你们好嘛。以为去六辆车是双。如果你嚷着多去了一辆车就多了一份钱,那你和你父母说,这份钱我花。”“我不是嚷着去了六辆车,我父母也不会认为多花一份钱觉得冤枉。我只是认为你们应该提前和我们说一声,我们也好有个准备。”王硕的父亲王宏远,身材高大,四方大脸上有一双大眼睛,平时总带着和善的笑。他笑着对如柔说:“这件事是我们不对,是应该和你们商量。”如柔今天是大喜日子,你欢喜着点儿。”秀琴不高兴地说完便走了。如柔只好不再说什么,怅然地回到自己的新房,看着人去楼空的屋子,满地的狼藉,她拿起了扫帚。而高兴的情绪也被一扫而光的桂兰,想起自己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好不容易给他娶了媳妇儿,却万万没想到,结婚这一天,就被儿媳妇将了一军。她感到无尽的伤心,不禁哭了起来。王宏远不禁说:“你哭什么呀?”“这要是结婚以后时的,我也不觉得什么,娘俩儿有个磕磕碰碰的,

也不算啥。结婚这一天，她就找哪儿别扭，以后还有法儿处呀？”桂兰抽抽泣泣地说。

宏远也觉得在理，便语重深长地对一旁的儿子说：“小硕，你已经结婚了。从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该说的话必须得说，该管的事也必须得管！”

小硕走到新房，看到她正在扫地，不禁怒从心起，嚷道：“结婚这天的地不行扫，你难道不知道！”看着凶神恶煞的他，如柔觉得他好陌生，陌生得可怕。她只好赌气似的把扫帚扔到一边。

“如柔，我早就和你提过，我妈很苦，希望你好好地待我妈。而你，结婚这天，你就捣乱，你说我妈难受不难受？我告诉你，你，必须向我妈道歉！听见了没有？”

夜已经很深了，如柔还是没有丝毫睡意，她怎么也料不到自己结婚的这一天竟是这样凄凉，自己憧憬已久的本应浪漫温馨的日子竟是这般苦涩。她双手摩挲了一下脸，脸冰凉冰凉的，还不时有泪滴落。

这时，小硕翻了一个身，想搂她，忽然觉得她的手很是冰凉，不由得一惊，睁开眼睛看着她，心也不由得痛痛的。他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从第一眼看到她，看见她那双清澈至极的眸子，他似乎就看见了那颗透明的心灵，他深深地爱上了她。但他也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他无法控制。况且，他也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从小就目睹着母亲怎样变得衰老，从小就感受着母亲那远远多于快乐的痛苦。他叹了口气，狠心地背过了身子，说：“赶明向我妈道个歉，啊！”

如柔无语。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向婆婆道歉，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错了。如果真的错的话，那就是自己不应该在今天质问他。这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进了一个陌生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没有自己的亲人为自己说话。她感到了一种不可知的恐惧。

第二天，从娘家回来，已是傍晚，如柔已经决定向婆婆道歉了。因为不管谁对谁非，她已经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以后还要和这个家庭同甘共苦呢。何况自己是小辈，道个歉又算得了什么呢？她走到正在收拾厨房的婆婆身后，说：“妈，昨天我错了，原谅我。”

桂兰虽说听到了，可昨天的事着实令她气愤难消。她一句话也没说，而且连头也未回。

如柔不禁有些尴尬，回到自己的房间，委屈的泪差点儿掉下来。

以后的日子，如柔发现婆婆总是有意无意地发泄着她的淫威。凭感觉，她意识到这股硝烟是冲自己来的。但她无计可施，总是默默地干着自己该干的事儿，干完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一天中午，西北风刮得很大很狂，刮得那棵柿子树上的枯枝都“嘎吧嘎吧”地响。

小硕站在院中，抬头看了看风向，自言自语地说：“都快一点了，我妈怎么还没有回来？而且回来还是顶风。”

王硕的妹妹王茵长得和他的哥哥有几分相像，只是眼睛稍小了点儿。但一米七的大个子，白白胖胖的，挺招人喜欢的。但她的对象李秋杰，实在不敢恭维，长得虽说白了一些，但尖嘴猴腮的，而且个子也就一米六多一点儿吧，与小茵站在一起，实不般配，况且还是个沧州人，离家特别远。但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没人能解释得清。小茵就是爱他。

小茵一见母亲还没有回来，小茵着急了，招呼着秋杰，接着去了。

小硕呢，等了一会儿，见母亲还没有回来，再看看大风，便也接着去了。

路上，桂兰正在费力地向前顶着，狂飙的风吹乱了她那早已滋生白发的头发。她是个好强的女人，也许应该说，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如此。于是，习惯了瘦削的身子与笨重的三轮车为伍，习惯了生命的韧性在四季的风雨中磨炼。然而今天，买卖竟一份也没有开张，这不能不令她感到懊恼。看见了迎面接她来的女儿边骑车边弯腰从后边推起了三轮车，她的心中不禁很是欣慰。但一看到秋杰，她的情绪又低沉了下去，她不喜欢他。她心中的女婿最起码应该高大、英俊。但自己这个该死的丫头，偏偏喜欢他！她没有说话。当看见了也来接她的儿子，想起那个自结婚以后就一直在家呆着的白胖白胖的儿媳，她又感到了十分的不平衡，不禁一股脑地冲儿子发泄：“你娶的那个媳妇儿，结婚那天就找

哪儿别扭，现在就在家养着，还等着我这个大老娘子养活着你们呀？”

“妈，我们不是还没想好到底干什么呢嘛。”

“这不，刚结婚这么两天，就知道向着媳妇儿了。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妈，你？我要是忘了你，我还接着你来？”说完，小硕猛地一蹬车，把他们娘仨儿甩了老远。

如柔做熟了饭，就看起了书。她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于是，她参加了自学考试，报考的是“汉语言文学”。在娘家就已攻过了三科。突然，门被踢开了。

小硕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看看看！你再看，我都给你烧了！”她不明所以地瞪了他一眼，“我看你敢给我烧！”然后出去了。

倒座，桂兰坐在椅子上，一脸的神色黯然。

在外屋蹲着搓早烟的宏远一看她那神情，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了。唉，她总爱为一些小事而耿耿于怀。这么多年了，他都无法改变她。但除此之外，她也应该算是贤妻良母了，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为了生活，又日夜操劳。看她那瘦削的身子和那过早滋生的白发，他总觉得愧对她，她真的没有享过什么福。唉，她这个性子，就任她去吧。

如柔放了桌子，把饭菜端了上去，说：“妈，吃饭吧。”

“你们先吃吧！”桂兰很没好气地说。

如柔看了婆婆一眼，走到外屋，蹲下来问公公：“爸，我妈怎么了？”

宏远支吾了一声，小声说：“你也别往心里去，她跟小茵生气呢。她嚷着小茵还不让秋杰走。”他似乎只能这样说。真的，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说呢？人，也许就是这样，有时不得不撒个善意的谎言。但这，却是一份更大的爱了。

如柔明白这是公公对自己的安慰，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她懂得反省自己。这一刻，她也突然明白结婚那天，自己鲁莽的冲动是怎样地伤了作为人母为儿子娶了媳妇儿的那份欢愉。于是，她特意买来了二斤好毛线，决定给婆婆织件毛衣。她希望能

得到她的谅解。

中午，她正在做饭，见婆婆回来了，忙问：“妈，今天怎么回来早了？”

“啊，我得取货去，就早回来会儿。”

“那也得吃完饭再去吧？”

“还没熟呢，吃啥！”桂兰没好气地说完，就出去了。

刚喂完猪回来的宏远听见了，不由得斥责她，“你咋了？吃疯狗肉了？”

桂兰没吱声，从另一屋取了碗油炒面冲着喝了，就走了。

看着婆婆那瘦削的身子推着车子走了，又看看那呼啸的风，如柔于那隐隐发痛的心中，也悟到了些什么。

第二天，她早早地起了床，梳洗完毕，就去了倒座，见婆婆正在洗脸，忙伸手巾递过去，说：“妈，从今天起，我和你一块儿去赶集。”

桂兰略带欢喜地看了她一眼，说：“大腊月，挺冷的，你还去？”

“我去吧。”

“那多穿点儿。”

“唉。”她欢快地应了一声。

于是，整个大腊月都见如柔和婆婆赶集卖货，脸冻得苍白苍白的，但也掩不住因相处融洽而带来的好心情。

临近新年，秋杰在王茵深情的目光中走了。

一天晚上，小硕对如柔说：“妈问咱们分不分家，你说呢？”

“怎么着都行。”

小硕想了想说，“我看咱们别分吧。在一个院里住着，再说也就我哥儿一个。”

正说着，宏远进来了。

“爸。”如柔唤了一声。

宏远应了一声，坐在沙发上问：“如柔，对于分家，你有什么意见？”

如柔微微一笑，露出一对甜甜的酒窝。她看了看小硕，说：“爸，我

们刚商量的，别分吧。”宏远掏出旱烟，边卷边说：“我的意思也是不分。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小茵结婚走了，不就剩咱们几口嘛。再说就这么两步远，分开了，别人还以为咱们过不到一块呢。再说，地里的活也用不着你们干，我这个班儿，上两天呆三天，我也有空儿干。”

小硕笑着对如柔说，“我们家的地，别人都没干过，全是我爸一个人干。就连我妈也不知道我们家的地在哪儿。”

宏远抽了一口烟，看了看如柔，又慢条斯理地说：“其实你妈那人吧，心眼子倒不坏，就是那张嘴，啥也不会说，有时候，好话也让她说臭了。”

“爸，其实我这人也不会说什么。如果我有说什么说错或者做错的地方，你们也多体谅着我点儿。”

“现在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谁有个对不对的，都别往心里去。”宏远说着，又“吧唧”了一口烟，“关于分家的事儿，吃饭的时候，你们就跟你妈说说。”

吃晚饭的时候，如柔便对婆婆说：“妈，咱们别分家吧，就这么几口人儿。”

十二桂兰一笑说：“我心猜我们吃饭净凑合，吃点儿啥都中，怕你们年轻人吃不惯。再说还有点儿饥荒。”如柔想了一想说：“妈，如果我们不买车做买卖的话，我们也替你们还。”

“不用！你有这个心，我们就挺欢喜的。不用你们还。”

二

十一月初一的早晨，天空笼着一层阴霾，偶尔也响着一两声鞭炮，抑或是一两个烟花闪着几个淡淡的光亮，便销声匿迹，显得特别冷清。

如柔在扫着院子，其实院子里并不脏，只是柿子树下有丈夫昨夜放

鞭炮过后的一地的红皮儿。然后，她开始梳妆打扮。因为她也得像有的新旧媳妇儿一样，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进行我们中国古老而传统的习俗——拜年。而她又是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儿，自然要好好打扮一番了。当看到壁镜中的那个她已是脸如画，眉如柳，唇红齿白，煞是妩媚时，她又换上了一条厚裙子，又穿上皮衣，然后兴冲冲地跑向南屋，“喂，小茵，嫂子俊吗？”

“真俊！”正在照镜子的小茵回头一看说。

“走，我也给你画画。”

“好啊。”

看着壁镜前的这对姑嫂那亲密的样子，真让人眼羡慕。其实呢，如柔也真的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好朋友。当她给她画完妆，小茵突然说：“哇，你还穿着大裙子，我也没有哇。”

她不禁一笑，“快给你穿，我换条裤子。”说着，就往下褪裙子。

“和你开玩笑呢，我不穿。我穿着也短。”

姐俩正说笑的时候，小硕从外面伸进了头，“快别臭美了，走，给奶拜年去！”

王一帆的家就在小硕家的北对门，来去方便得很。只是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好在他是个开朗的人，保养得也很好，红光满面的，让人乍一看，跟常人无异。见儿媳妇、孙子、孙子媳妇儿给拜年来了，他高兴得很。

秀琴看了看桂兰穿的那件豆青色的毛衣，上前摸了摸，笑着说：“这毛衣还挺好，穿着也忒合身。”

桂兰一笑，摸着毛衣说：“这是如柔给我买的，追着赶着赶过年给我织上的。”

.....

王宏明的家就在小硕家的南对门，他虽说是王硕的亲叔，可实际上仅比王硕大三岁，而人，看上去也憨厚得很。但他的媳妇马云霞，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快人快语的人，现在两人开着个五金商店，小日子过得很是红火。

“哟，小硕，如柔，快进来。”云霞热情地把他俩迎了进去，又是找糖又是沏茶，还对如柔说：“我们新安了电话，今天大年初一的，给你爸妈打个电话问个好吧。”

张曼丝是如柔青梅竹马的朋友，也是他俩的大媒人。她中等身材，长得也很漂亮，尤其是那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笑起来甜甜的。只是很是丰满了些。

“哟，如柔，今天你更漂亮了。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

“瞧你说的，翔宇，来，干妈抱抱。哟，这么沉了。”

翔宇是曼丝的儿子，才六个月，白胖白胖的，一双大眼珠滴溜溜地乱转，可爱极了。

晚上，回到家的如柔走进厨房，看了看那些剩菜剩饭，对婆婆说：“妈，我热热这些剩菜剩饭还不行？也够吃了。”

“中。”

于是，如柔就在厨房热饭菜了。

小茵坐在炕角一边嗑瓜子一边对哥哥唠叨：“我嫂子真抠门儿，过年了都不张罗着给我压岁钱。”

正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嗑瓜子的小硕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说：“你这么大了，还跟我们要压岁钱？再说你嫂子对你啥样呀，我们结婚时的，我让她给你一百，她都给你二百！你还小呀！”他越说越生气，“你这么大了，还跟我们要压岁钱？再说我们有钱？”

“你们都别说了，中呗！不喽都小声点儿！”桂兰气急地说。

“哼，她有条破裤，自己不喜欢了，还惦着卖给我，跟我要钱。”而小茵还在嘀咕。

如柔听到吵闹声，走了过来。

小硕怒气冲冲地指着她，瞪着眼骂了她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又嚷：“你有一条裤，还惦着卖给她，跟她要钱？”

如柔愣了，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那是准备结婚时，她买了条白牛仔裤，后来一试，发觉穿着有些长，就对小茵开了个“不然就卖给你吧”的玩笑。其实她也知道小茵穿着也短，只是姐俩平时闹惯了，她口不由心地就说出这句话，没想到竟被抬上了“刑场”。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什么钱啊物啊的，她总觉得那是身外之物。她最看重的是人性、亲情。对于小茵，她更是如此。自己的什么东西，诸如化妆品之类的，小茵爱用就用，爱拿就拿。嫂子嘛！而且，每次姐俩去洗澡、剪发等等，都是她掏钱。她觉得小茵实在不该如此，便极其委屈地解释了一番，又走进了厨房。

小硕又冲小茵嚷嚷：“你说你都二十了，还跟我们要压岁钱？”

委屈的小茵一下子哭了。粗白，几个六下，干儿俏坐登最手眼

“小茵，别哭了。你哥现在娶了媳妇儿，人家还不向着媳妇儿！”

听着母亲这带刺的话，小硕眼里也含了泪，“妈，你就向着你闺女，不向着你儿子呀？”

“中了中了！别吵了，咱们分家吧！把地也分出来！”桂兰气急败坏地嚷。

如柔默默地放了桌子，摆上了饭菜，又默默地给每人盛了一碗。对那始终一言未发的公公说：“爸，吃饭吧。”

宏远“嗯”了一声。

她又对婆婆说：“妈，吃饭吧。”

桂兰竟连头也没扭。

她委屈得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跑回自己的房间，趴在床上，哭着。

桂兰见媳妇儿走了，又见儿子也随后走了，不禁对丈夫嚷：“你说你还不愿意分家，你看他们俩，班也不上，吃的喝的也不管买，这到啥时候是个头儿呀？小茵都二十了，我总得给她攒两块钱吧。”

窗外，五颜六色的烟花不时装饰着深邃的夜空，令初一的夜晚是那么美丽那么迷人。

“如柔，对不起。”小硕抚摸着她的头发，柔柔地说。

听着这近乎无奈的一句“对不起”，她觉得自己所有的委屈都云散烟尽了，便爬起来，扑在他的怀里。

第二天，如柔做熟了饭，便招呼正坐在椅子上穿鞋的小茵吃饭。小茵不“吃，你先吃吧。”小茵没有抬头，也许是因为昨晚的事而有些难为情吧。

初四的天气阴沉而且有风。如柔小两口去了她的姨家，由于表姐妹们轻易不碰面，很是亲热。而自觉受了冷落的小硕一吃完饭便沉着脸对如柔说：“咱们回家吧。”她看了他一眼，不满地说：“一年才来这么一回，再说还不到一点呢，你着什么急呀？”不到两点，他又催她：“快走吧！总呆着干啥！”她只好答应了。

路上，风很大很狂，刮得她简直蹬不动车子。他瞪了她一眼，暴躁地嚷：“让你早点回来，你偏不早点回来！刚才风还小着。”

“呆会儿再来，风还行刹了呢！一年就来这么一回，也不知道你着什么急！”

“你大姨喜欢你呀？人家还不是对她闺女、姑爷近！”

“我大姨对我挺好的，你不过是心理上觉得人家和你远罢了！”

“你也没看看，有人搭理我呀？”

“我大姨没和你说话？”

“那别人呢？”

“你！你说说你！大过年的，谁都行有个招待不周的地方。你说你怎么这么事儿多？”

“是！我事儿多！我事儿多！那你回去呀！”他气急败坏地嚷，又猛蹬车把她落在了大后面。

她的心，不由得感到了莫名的凄冷。是因这阴霾的天空吗？爱，总会有涨潮的时候，而若那涨潮的声浪是那海，将会有怎样一颗悸动欣喜的心；而若那落潮的时候，她愿做那温柔的海滩，倾听那化作贝壳的他

曾经声嘶力竭的誓言；令人困惑的是，感觉不到爱的时候呢？恨，恨不起来；温柔，温柔不起来。

回到家中，家中竟一个人也没有。他知道母亲轻易不爱出门，不禁有些担心，出去找了半天又没有找到，见她还在生着闷气，不禁凶狠地对她嚷：“如果我妈他们出什么事儿，我和你没完！”

她也有些担心，不知一向不爱出去的婆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但看着他，她又突然不寒而栗：他竟是这样的不可理喻！这样的陌生！而婚前，她又是那样地偏偏喜欢他，喜欢他那双大眼睛，喜欢听他那极富有磁性的声音，甚至喜欢他眼角的那两道皱纹，她觉得那是成熟，那是沧桑。而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毅然决然地嫁了他。她也曾记得他说过他是个孝顺的儿子，并要她善待他的父母。当时，她还曾为这句话而欣喜，觉得他是一个有爱心、有孝心的好男人。但她绝对没有想到，他所谓的孝顺竟然是建立在蹂躏她心灵的基础上。她长泪短泪地流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门“咣当”一声。她擦了擦泪，两人不约而同地跑了出去，也不约而同地问：“妈，你去哪儿了？”

“我去你姥家了。”桂兰把车子放下，又问，“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她不禁怨恨地瞪了他一眼。

进了屋，桂兰说：“你爸的同事给小茵介绍了一个对象，在你姥家见了面。”

“小茵跟秋杰分手了？”如柔诧异地问。

“唉，秋杰的家在沧州，挺远的。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不愿意！这回，秋杰走，我就让小茵给他打电话跟他断了。这不，你爸的同事一提，就让他们见了面。小茵要是看上这个男的，她也就会把秋杰忘了的。”

“那今天见面的这个怎么样？”

“大高个，一米八还得多，长得一般。不过人家会开车，家庭也不错，父母还都是干部。”

“那还挺好。小茵的意见呢？”

喜对“她，谁知道！”

如柔回到自己的房间，想起刚才的事，闷闷不乐地坐在了沙发上。见到母亲，小硕也安心了。于是，追了过来，讨好地问：“还生我的气哪？”

她白了他一眼，见他在自己的身边坐了下来，又赌气地站起来坐在了炕上。

“好了，好了，我道歉还不行吗？”他又挪到了她身边，抓起她的手往他的脸上搁，“要不然就打我几下。”

她“啪”地扇了他一下，正准备再扇第二下，手被他攥住了。

他嬉皮笑脸地说：“啊，你真舍得打呀。好了好了，来，我亲你一下。”说着，他的嘴凑了上去。

也许，女人是水做的，感到寒冷时便结成冰，待有温度上来时便又化成了水。这不，她躲着躲着，也不由得笑了。

桂兰正坐在缝纫机旁改衣服，那是一件她穿着肥了的衣服。虽说卖了十来年的衣服，可她从来没舍得穿过一件。她只有一身像样儿的衣服，也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穿一次。生活使她懂得了俭省。她也知道别人都说她小气，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钱把在自己的手中，用得着的时候能拿出来，这才是过家之道呢。突然，她发觉进来一个人，抬头一看，心里“格登”一下，疑是眼花，但随着那声浓浓的外地口音“大妈”，她的心又“格登”一下。

“大妈，小茵没在家吗？”

“啊，她没在家，你先坐这儿。”说完，桂兰急匆匆地走进儿子的屋里，说：“秋杰来了，你们说这可怎么办？”她急得又搓手又团团转，“你们说，呆会儿那个男的再开车把他们爷俩送来，这可咋好？”

“妈，你想办法把秋杰引走，我去我姥家让他们呆会儿再来。”小硕一边说一边下炕穿鞋。

路上，桂兰正在送秋杰走。她已经骗他说，“小茵去了青岛，暂时回不来，你过些日子再来吧。”但她也决定送他到公共汽车站点，毕竟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但她的心还是忐忑不安。终于到了站点，又看见了一

辆公共汽车正缓缓地驶来，她的心才踏实了下来。秋杰的一只脚已经登上了公共汽车，突然听见了一声熟悉的声音，一扭头，看见了那张“久违”的脸，忙跳了下来。

“秋杰！”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人了，小茵顾不得女孩子的羞涩，扑进了他的怀里。

桂兰只得气呼呼地走开。一回到家，见他俩也随后进了屋，气得她往墙上撞去。

“妈！”小茵一下子哭了，去抱母亲。

桂兰挣扎一番，倒在地上。

看见他们回来，忙跑过来的如柔见婆婆躺在地上，赶忙上去抱，说：“妈，你怎么了？”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和小茵把婆婆弄到了炕上。

刚回来的小硕也忙问：“妈怎么了？小茵，妈怎么了？”他见妹妹只是哭，又瞪大眼睛问秋杰：“是不是你打我妈着？”说着，举起巴掌就要打秋杰。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如柔见了，忙抱住了他。

“放开我！”小硕一边挣脱一边厉声质问秋杰：“是你碰我妈着呗？不然我妈怎么倒地上了？”

“哥，他没打妈！”小茵哭着说。

进屋的宏远一看，对桂兰说，“你趴着哭管啥用？有事儿说事儿！”

桂兰坐了起来，哭着嚷：“我就是不愿意！”

如柔拿了一条手巾，给婆婆轻轻地擦着泪，说：“妈，快别哭了。”

“不愿意说不愿意的，哭啥？”宏远又扭头问女儿，“小茵，你妈说不愿意，你咋办？你说，你咋办？”

见妹妹只是哭，又惹急了小硕：“你不会说话呀？”说着，一个巴掌掴了过去。

小茵捂着脸哭着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成不成的别说，这么晚了，还赶人家走？”

“小茵，你要是想跟他，你现在就跟他走！永远也别认我妈！”桂兰狠狠地说。

“小茵，你妈说了，你要是跟他，就别认你妈了，你咋办？”宏远慢条